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胡梓穎

「不笑不話不成世界」

——晚明文人的戲謔文化

傳統以來，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中華民族，經常予人不苟言笑的印象。縱然諧謔元素在中國古典文學裡有如恆河沙數，這些作品卻往往背負着「文以載道」的重擔；一旦跳出了「載道」的框架，就難逃被邊緣化的厄運。現存的中國古代笑話集，三分之二以上都在明代以後（特別是晚明）才被抄錄或刊印出版。與其說中國人是不苟言笑，倒不如說笑話一直被文人視為「小道」而輕視，導致大部分諧謔元素只能依附子史書籍而存活；民間笑話亦因缺乏適當的保存而大量散佚。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中的「排調」和「輕詈」、韓愈（768-824）的《毛穎傳》，還有蘇軾（1037-1101）的戲謔詩文，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作者的聞名才得以保存。

笑是情真的表現

晚明是古代諧謔文學的黃金時期。宋儒朱熹（1130-1200）為了恢復日漸崩潰的道德觀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可惜他的繼承者卻把其理論極端化。到了明代，過度收緊的儒家禮教最終淪為「滅人欲，滅天理」的吃人禮教。經過明中葉「陽明心學」的洗禮，宋明理學受衝擊，晚明士人開始重新思考宋明理學的內涵。「情」與「理」的碰撞，激起了人們對情真和自由的追求；《牡丹亭》的出現，就是晚明的時代印記。

「七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表現。「喜」是「七情」的一端，以笑為基調；故「笑」的表現也獲得了晚明文人的重視。當時文人認為笑是情真的表現，強調笑的內涵和社會功能。他們不但大量的編寫笑話集，還組織「笑社」作定期聚會，調笑玩樂。如張岱（1597-1679）的《陶庵夢憶》便有其叔父與「嘯社」友人戲謔的記載。

才子必擅謔

調笑是晚明文人圈子的時尚，擅於戲謔成為衡量才子的指標。文人雅士皆以擅謔為榮。當時的思想家和文壇領袖如徐渭（1521-1593）、李贄（1527-1602）、趙南星（1550-1627）、江盈科（1553-1605）、陶望齡（1562-1609）、袁宏道（1568-1610）、鍾惺（1574-1625）、馮夢龍（1574-1646）、王思任（1575-1646），以及較晚的張岱（1597-1679），都參與諧謔文學的創作，與北宋以蘇軾為首的文人諧謔文化遙相呼應。

晚明諧謔文學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冠絕歷代文壇，盛況空前。除了笑話集，諧謔元素在其他文體如小品、尺牘、詩詞、戲曲、小說、史傳、筆記等都俯拾皆是。就是野史，如沈德符（1578-1642）的《萬曆野獲篇》也附有諧謔章節。可以說，附有諧謔章節或包含諧謔元素



■笑話集《古今笑》。



■《笑府》中的笑話反映了晚明社會的眾生相。網上圖片

已成為明代書籍的一大特色。

在晚明眾多諧謔文學家中，大概以馮夢龍和王思任的成就比較突出。馮夢龍的笑話集《古今笑》和《笑府》收錄了歷代的笑話條目，成為中國諧謔文學的經典。腐儒、呆子、癡婦、庸醫、情僧、貪官的形象皆被展現，譜成晚明社會的眾生相。

至於自號「誦庵」的王思任，一生以諧謔為能事。無論是與友人嬉戲，還是抨擊時政，都往往出之以諧謔。為人正直加上談諧的性格，導致他的仕途很不平坦。到了晚年，王思任摘錄了四十多條自己的謔語，命名為《悔謔》，「以志已過」；然而，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把其諧謔性格改變過來。與其說他悔矣，倒不如說他是以一「悔」字來自嘲其坎坷的仕途。在王思任眾多的諧謔作品中，《奔律》可說是其中的代表者。繼承了韓愈《毛穎傳》的滑稽仿作（parody）傳統，《奔律》以《大明律》為模仿對象，把嚴苛的法律條文，套用於當時盛行的雅戲——圍棋中，棋士的失誤和犯規行為透過法律條文一一被展現，嚴肅語調與輕鬆遊戲之間的張力，形成了滑稽調笑的效果。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 馮夢龍和王思任的另一成就，就是對於「笑話」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劉鏞（約生於公元465年）是中國文學史上首位把諧謔文學納入文學討論範疇的文人。他的《文心雕龍·諧謔》繼承了《詩經》「諷而不虐」的宗旨，確立了諧謔文學的「載道」傳統。自始以後，諧謔文學的討論幾乎是無人問津。直到諧謔文學百花齊放的明代，文人才進一步探討笑話的內涵，把一直被邊緣化的諧謔文學引

為研究的核心對象，有關「調笑」的討論終於得以延續。馮夢龍在《笑府序》中指出：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人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馮夢龍：《笑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4。）

他將「笑」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哲學高度，認為「笑」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元素。人生於世，終日活在別人的目光下。笑話之所以能引人發笑，都是基於醜態的展現；或換句話說，都是建築於人們的痛苦上。苦和樂其實是一事兩面。人生在世，總無完美，因此人人都有「供人話柄」的機會，成為別人的笑柄，無人倖免。

不約而同，王思任亦把對笑話的思考提升到人生的高度。他在《屠田叔笑詞序》中指出笑是「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孩童不知苦，壯年知苦卻還有樂觀的冀盼。到了晚年，飽歷滄桑，知苦卻又明白人生無奈，唯有一笑以置之、以排遣之。

這種看破世情的苦笑，既複雜亦簡單。複雜基於經歷，簡單源於徹悟。相對於哭，笑可說是更複雜的情感表現。

總結

晚明文人對待「笑」的態度是空前的。晚明諧謔文學的成就，不單在於文學創作的本身，更在於人們對「笑」的深入思考。縱然清代的諧謔文學依然蓬勃，但就其思想的深度，終究沒有超越晚明諧謔文化的藩籬。

（本文及圖片由中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馮 喬

嗜好

愛因斯坦的孫子、同樣是物理學家的伯納德·霍爾·愛因斯坦在回憶自己祖父的時候，曾經提到過一些非常有趣的往事。

這位物理學家寫道：熟悉愛因斯坦的人知道，他生平有兩件心愛之物，一是小提琴，另一個則是他的煙斗。而且他對後者的喜愛幾近依賴。伯納德說，愛因斯坦拉得一手好琴，儘管這的確有些出人意料。而對於煙斗，則似乎更別有一種情懷。

——由於健康的緣故，在醫生禁止愛因斯坦吸煙後，伯納德回憶說，愛因斯坦時常偷偷溜出家門，在大街上拾取煙蒂以填充煙斗，用此計同醫生禁令「周旋」。

這個細節實在讓人感到吃驚——我們無法想像，這位偉大的天才，在我們的記憶裡這位一直蓬鬆著頭髮、同時時刻用他的銳利眼睛與聰慧大腦在不斷思考並影響我們世界的物理學家，是如何偷偷跑到某個小巷子的盡頭去撿拾一些煙蒂的。我們更無法想像，這位大人物在隨便哪個巷內偷偷吸食香煙、把玩他那隻舉世聞名的大煙斗時的小小的快樂和狡黠。

俗話說得好，「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上蒼雖然用相同的手段造就了人類，卻分別給予了我們不同的秉性、興趣與愛好。一個有著健康愛好的人是可愛的，也是受人尊敬的。同樣，一個有著小小不良嗜好、比如愛因斯坦的煙癮的人，也一樣可以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情趣。

如果翻翻書本，我們不難發現，那些小小的嗜好反映在某些人身上有時候實在是有趣的緊。——魏晉名士中，劉伶好喝酒，並且死的時候用酒糟陪葬；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愛鵝，以至於別人投其所好大白鵝與之交換書法作品；唐代詩人陸龜蒙則愛鴨成癖。這些嗜好，時間長了，就成了此人身上的文化符號，有的甚至演繹成了非常可愛的故事。想當初建安年間，著名文人王粲喜歡聽雞叫。等到他因為瘟疫而死去之後，大才子曹丕隨即帶領一幫人在他的墳墓前學起了雞叫，表達了對死者由衷的哀思。

現實生活中，相對於一塵不染的謙謙君子而言，稍微有點嗜好的人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人緣，一般都會有幾個比較到底的朋友。之所以這樣，我想，原因其實很簡單：一個在生活中大大咧咧、不顧忌小節的人，往往更容易為人所接受、往往別有一番可愛之處。試想，在一個習慣於勾心鬥角的國度，在一個厚黑之學大行其道的國度，袒露一點自己的小毛病，這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真誠。而一個人的嗜好只要不危及社會和他人的利益，很多時候往往可以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拐杖。

——大大咧咧，暴露一點自己的不足，這其實是一種在大庭廣眾之下相對受人歡迎的交際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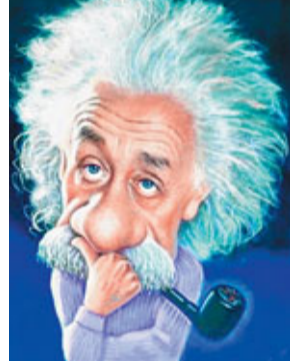
有了這層想法，我於是大略地搜集了一下古今中外名人的嗜好。不久就有了近乎一大籬筐的收穫：毛澤東喜歡吃辣椒、羅斯福喜歡集郵、巴甫洛夫喜歡游泳……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美國前首相邱吉爾，這個大人物的嗜好居然是——織毛衣！你可以想像，一個大政治家回到家裡，隨手接過太太手裡的針線活，認認真真編織的情形。那種可愛，恐怕只能用想像才能體會得出來。

明代張岱《陶庵夢憶》中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癖，積久成習的嗜好，這裡指對某種事物執著的愛好。疵，毛病。人孰能無過？一個從來沒有不良嗜好，從來不犯錯誤的人，即使可愛，又能夠可愛到哪裡去？陰險一點說，這種信誓旦旦的、自我標榜屁股底下沒有一點糞東西的人，有時候往往是最可怕的。他們那廉潔的表象底下，往往掩藏著不可告人的野心。

——人家明代的張作家說了：一個在公眾面前顯示出無限光輝的人物、一個生活中沒有任何瑕疵的人物，往往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她）缺乏最必要的真誠。這種觀點，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這樣看來，一點小小的嗜好，很多時候就不僅僅是只我們個人的生活問題了。這其中值得我們玩味的，的確很多很多。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不記得從哪裡看到的關於《蘭亭序》的一篇文章。文章裡說，晉代的名士們多數都服食丹藥，因此他們都喜歡袒露著胸脯。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這個春天，和一批文人在溪流邊飲酒，袒胸露背，好不快活！

那種情形，真讓我等後輩斃命了！



■愛因斯坦的煙斗舉世聞名。網上圖片

文化觀察

《飛虎隊》與《敢死隊》



■《敢死隊》海報。

網上圖片

故事影片《飛虎隊》，是根據中國當代已故作家劉知俠著名小說《鐵道游擊隊》改編的中國抗日戰爭電影。此片文學功底厚，劇本基礎扎實，1995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而拍攝。十多年來，不斷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及其他電視台反覆播放。今天重溫這部電影，仍使人激動不已。這部匯聚了李雪健、張豐毅、劉威、李強、常戎、趙小銳、曹蓬等當今「硬漢」明星，兼有王志文、石兆琪、李幼斌、呂涼、潘長江、趙寶剛、袁立、陳小藝等名角助陣，確是一個難得的全明星陣容。毫無疑問，明星薈萃是本片一大特色，他們非常努力認真，演繹了一場飛虎隊為國人殺敵復仇的威武雄壯的活劇。多少英雄犧牲在日寇屠刀之下，但他們愛國為民保家園、殺身成仁心不跳的浩然正氣，正義戰勝邪惡的歷史必然，深深地感動了觀眾。這部影片的成功，原因是歷史真實、故事可信、人物生動、思想偉大、格調高昂。明星們在偉大的抗戰精神感召下，各司其職，精心塑造好自己飾演的角色，遂使本片成為中國抗戰影片的出色之作。

近時，看到美國新拍的戰爭片《敢死隊》。其特點酷似中國《飛虎隊》，也是「硬漢」明星集中，諸如史泰龍、李連杰、斯坦森、洛克、庫卓、克魯斯、奧斯汀、龍格爾、威爾斯等。剛從政壇退

令人失望。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歷史真實做基礎，單靠百打不死的眾多大牌耍弄槍，也支撐不起一個構築在沙灘上的泥塑菩薩。

看來，成也明星，敗也明星。雖然明星對電影成敗關係很大，但非決定因素。影片成功的第一要素是必須劇本過硬，明星只是演繹劇本規定之人物、情節的「工具」，劇本過硬，明星在電影裡如魚得水，充分展現個人才智，與自己扮演的人物融為一體，影片必定精彩，令人過目難忘。反之，劇本低劣，明星在片中無所施其技，只是展覽一張張明星臉，來吸引觀眾眼球，此片儘管也可能誘使追星族掏腰包，帶來商業利益，但不會成為佳作流傳後世。說到底，主題是否健康，品格是否高尚，故事情節是否真實，人物形象是否豐滿，佈局謀篇是否合理，才是影片成功與否的根基。好演員可以為好劇本添彩，劇本不佳，好演員再多也白搭。歸根結底，劇本才是影片之本。因此，文學劇本扎實的《飛虎隊》，激活了明星們的演技，這樣的全明星作品，將長久地受到歡迎。而劇本沒有文學價值，內容又虛假蒼白的《敢死隊》，同樣是全明星影片，卻只能像流星那樣，劃過夜空就很快殞落，在影壇不會留下多少痕跡，只可惜了那幫曾名噪一時的、肌肉發達的動作明星們。

下來的打鬥明星阿諾·施瓦辛格加前州長，也不忘前來湊熱鬧，在片中飾演一個角色。史泰龍還親執導演筒。這陣營堪稱豪華，打星雲集。但看那故事，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僱傭兵到別國去「反恐」，內容的真實性正義性令人存疑。全片充滿血腥、暴力、酷刑，明顯是胡編亂造，只是讓打星們展現肌肉、露紋身、施詭計、開殺戒，完全落入個人暴力主義的俗套，實在乏善可陳。因為動作巨星薈萃，票房倒是上去了，但看完後

奧斯卡

今年的奧斯卡很肉緊——或者，只得我肉緊。據外國雜誌《The Hollywood Reporter》統計，奧斯卡在美國的平均收視從4,130萬人跌至3,760萬人，跌幅達9%，有人歸咎於兩位史上最年輕司儀James Franco及Anne Hathaway做得不好——就算當晚做得不好，也應該是因他們首登奧斯卡舞台吧，到底不是理由。

或者，是因為競爭的電影不夠給力之故。但我還是很肉緊，肉緊得早早起床落街買個早餐好整以暇等待九點半開場。太太問我金像獎的提名名單？我真的不知道，也不願知道。然後星光熠熠地開場了。或者奧斯卡評審的一貫而硬硬地保守，可幸是頒獎的頒獎的還是幽默敢言（最佳女配角Melissa Leo領獎時在台上興奮地爆了句粗，跟我們藝能前輩的大放厥詞掃興，言不達意地搞爛gag，或者硬擠虛偽啞淚迴異。當然，我不想像自卑菲薄，而是看金像獎時真的有點如坐針氈。

不好意思，又回歸到我的肉緊。想來想去是那幾部最佳電影有令人肉緊的成分（純粹亂說）。

社交網絡

我一度懷疑如果奧斯卡真的頒了最佳電影給《社交網絡》，內地媒體應該怎麼說——因為在內地Facebook是不存在的網站嘛。本來在「金球獎」連贏幾獎可算是頂頭大熱，最後還是連續兩個大獎——最佳導演及最佳影片——皆輸給英國製出品《皇室無話兒》，從此留下了奧斯卡「媚英」的猜度種子。

《社交網絡》的趣味在於我們明知那只是建基於一本由八卦訪問堆砌的小書的劇本，而在《白宮群英》Aaron Sorkin的潤筆底下，又再有更多虛構的細節，但我真的差點忘了世上最年輕億萬富翁Mark Zuckerberg是長甚麼樣子——這位Facebook創辦人已被演員Jesse Eisenberg「代言」了。

Mark Zuckerberg講不會看此電影，最終還是看了，留意的卻是服飾「Got My Shirts and Fleeces Right」，甚至跟Jesse Eisenberg一起出席電視節目。我們需要這樣的胸襟，雖然他可能真如電影中人形容的「賤格」。

當我們以為資訊爆發，很容易印證事情真偽時，原來不，即使是傳記式電影仍然輕易美化或妖魔化任何人物，任何事，更何況是社交網絡上的News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Feed?

127小時

當年28歲的Aron Ralston事前沒跟家人交代，我行我素地遊走美國猶他州，在攀石時候被一塊大石墮住右臂，最後斷臂逃生，電影就是描寫他被困的127個小時。由早兩屆的奧斯卡大贏家Danny Boyle執導，雖然明知他最終會逃生，可那種隨時都會自殘的場面期待卻每每每秒都紮迴。

這樣好端端的年輕人落得斷手下場，而且差點因為過於自信（沒跟任何人交待去向）而喪命，一定被評為剛復自用。但他以一隻手臂換來的，卻是我都不曾有過的更大自信——手都可以斬了，還有甚麼做不到？他事後重臨舊地拍紀錄片，又親自火化自己的斷臂，並將灰塵撒回險地，然後繼續征服科羅拉多州53座高山。

全片最扣人心弦的是他的虛想——他說原來這塊石可能在幾百萬年前就埋伏在此，一直等待跟他相遇，將他砸在此處。本來一個人不會無故跑到荒地的，就因為自己的性格，才會遇到這塊攔路石，當中自有宿命意味，唯重點是——因為怕受傷而畏首畏尾，反而更得不到更精彩的前方。

黑天鵝

妮坦莉寶愛的巔峰。本來只是個簡單的藝術家入魔故事，就連所謂的黑白對壘都是單純二分（不是入魔就可以登頂吧，而是要游走在黑白的曖昧吧），一切都順理成章，但導技跟演技真是一流，一個被認為循規矩步的年青女子Nina透過蕾絲邊的想像，反叛母親的挑戰來成全自己的黑暗，觀眾也一同體驗這段無法喘息的遠離光明歷程。妮坦莉最後長出黑羽毛的睥睨眾生實在艷極。

同樣的年輕，不似Mark Zuckerberg富甲地球，不似Aron Ralston鳳凰重生，她得到的是看來很壞的結局，卻臨場時獲取了她很想要的「完美」，這很單純，但，我們都很容易忘了為單純的東西賣命的投入感何在。

皇上無話兒

任憑年輕力量如何，最終還是敗給衝破自己限制的皇上。或者不是他更值得得獎，只是因為，他比較老。